



金佛山是需要喊的。

城里人不懂。他们以为山是静的，是摆在那儿的物件，顶多上去看看风景。但山里人知道，山是活的，得喊，得和它说说话。



凌晨五点，我和金佛山中蜂协会会长唐洪站在崖边。天墨黑，只有东边山脊透出点蟹壳青。唐洪深吸一口气，胸膛鼓起来，然后——

“嗨——嗨——”声音从腹腔深处发出来，浑厚、粗粝，带着露水的湿气，撞向前面的山壁。山壁沉默着，把声音吞下去。几秒钟后，回声从四面八方涌回来：“嗨——嗨——”重叠着，交缠着，像许多个唐洪在同时呼喊。

“这叫醒山。”唐洪搓一搓冻红的手说，“山睡了一夜，得把它喊醒。它醒了，林子才醒，鸟才醒，蜂才醒。”

我学着他的样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喊了一声。声音单薄，飘忽，还没碰到山壁就散了。唐洪笑了：“你得用腰劲。声音不是从喉咙出来的，是从脚底板上，过膝盖，过腰，最后才从嘴里冲出去。”

他示范着，蹲下，站起，整个身子像一张弓：“看，这样。”

我又试。这次用了腰力，声音果然厚实了些。山壁懒懒地回了一声，短促，敷衍。

“不急！”唐洪说，“山认人。你得常来，常喊，它才应你。”



唐洪的蜂场在柏枝山坳里。从镇子到那儿，摩托车要颠一个钟头，最后一段还得步行。路是山羊踩出来的，窄，陡，一边是崖，一边是深谷。

第一次跟唐洪上山，我走得胆战心惊。他却在前如履平地，时不时回头喊一嗓子：“看着脚下！别往崖边看！”

他的喊声在山谷里荡来荡去。每喊一声，就有鸟儿从林子里惊起，扑棱棱一片。有时候是山鸡，有时候是斑鸠，有时候是些叫不出名的鸟，拖着长长的尾羽，划过灰白的天空。

“这些鸟都认识我了。”唐洪说，“我天天喊，它们都听惯了。有时候我不喊，它们还等着呢。”

走到一片松林时，他停下，仰起头，把双手拢在嘴边：“喔——喂——”

林子里静了片刻，然后响起一片啾啾声，此起彼伏，像是在应答。唐洪笑了：“听见没？它们在说：‘老唐来啦，老唐来啦。’”

蜂场在一处背风的崖窝里。几十个蜂箱散落在石坪上。唐洪放下背篓，走到崖边，又喊了一声。这次不是醒山，是另一种调子，悠长，平缓，像在哼唱：“喻——嗡嗡——”

奇怪的是，蜂箱里的嗡嗡声渐渐变了。本来杂乱的声音，慢慢汇成一种节奏，和着他的调子，一起一伏。“蜜蜂也认声音。”唐洪说，“它们知道这是我。”

他打开一个蜂箱。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巢，金褐色的身体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。他没有戴面罩，只戴了顶草帽。蜜蜂在他手上爬来爬去，有几只落在脸上，他也不赶。

“别怕！”他对我说，“你当它们是自家养的鸡鸭，它们就温顺。”



喊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昕

我战战兢兢凑过去。一只蜜蜂飞到我跟前，悬停着，翅膀扇出细微的风。我能看清它复眼里无数个小孔，看清它腿上沾着的金黄花粉。

“它看你呢。”唐洪说，“让它看。看够了，它就走了。”

果然，几秒钟后，蜜蜂转身飞走了。取蜜要喊，割蜜要喊，就连挪蜂箱也要喊。

唐洪说，每样活计都有专门的调子。醒山的调子要高亢，喊蜂的调子要柔和，收蜜的调子要欢快，挪箱的调子要沉稳。这些调子是他爷爷传给他爹的，他爹又传给他的。

“我爹死得早。”唐洪一边割蜜一边说，“他走那年，我才12岁。他把我的手按在蜂箱上，说：‘儿啊，记住这个声。蜂认这个声，山也认这个声。有这个声在，它们就跟你。’”

“后来，我出去打工，在广东的厂子里干了十年。流水线上全是机器声，吵得人脑仁疼。夜里睡不着，我就想我爹喊山的声音。想得厉害了，就爬起来，到宿舍楼顶，对着黑漆漆的夜空喊一嗓子。保安上来骂我，说我有病。工友也笑我，说我想山想疯了。”他停下手里的活，望着远处的山。

30岁那年，他回来了。背着一个破行李袋，里面装着在广东攒下的3万块钱。他爹留下的蜂箱早就朽了，蜂也跑了。他从头开始，一个一个做新箱，一遍一遍上山找野蜂群。

“头一年，蜂总跑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，是我的声不对。我离山太久了，声里没了山的气。我就天天喊，从早喊到晚，把嗓子喊哑了，出血了，还是喊。”

他舀起一勺蜜，递给我：“尝尝，今年的头道蜜。”

蜜是金黄色的，像流动的琥珀。我抿了一口，那甜厚实，复杂，有花的香，有阳光的暖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——像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，像是雨打在石上的声音，像是唐洪喊山的声音，都被酿在了里面。



中午，我们在崖下生火做饭。唐洪从背篓里掏出几个土豆，埋在火堆里。又拿出一个铁皮饭盒，里面是昨晚剩下的米饭，加点水，架在火上煮。

火苗舔着锅底，噼啪作响。山里很寂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唐洪不说话，我也就不说话。我们只是坐着，看烟往上升，看云往西走。

饭煮好了，土豆也烤熟了。唐洪用树枝扒拉出来，他递给我一个，烫得我在两

手间倒来倒去。

“慢点。”他说，“山里的东西，都得慢点吃。”

我们掰开土豆，就着咸菜吃。吃完，唐洪收拾锅碗，我到崖边站着。脚下的山谷深不见底，雾气在里面翻涌。我忽然也想喊一嗓子。

深吸一口气，用上腰劲，我喊：“啊——”

声音冲出去，撞在山壁上，碎成一片。回声荡回来，已经辨不出原来的调子。我又喊了一声，这次更长，更用力。

唐洪在我身后说：“别光喊‘啊’。喊点实在的。”

“喊什么？”

“喊你想说的。山什么都听得懂。”我想了想，对着山谷喊：“我——来了——”

山回：“了——了——了——”

我又喊：“山——你——好——”

山回：“好——好——好——”

唐洪笑了：“对，就这样。跟山说话，得讲求实在。”

下午，我们挪蜂箱。“挪箱得喊。”他说，“得告诉它们：‘咱们搬家啦，别慌，跟着我。’”

他扛起一个蜂箱，我扛起另一个。唐洪走在前面，步子稳当，边走边喊：“走——走——新家向阳——暖和——”蜜蜂从巢门飞出来，绕着我们飞，嗡嗡声里透着不安。唐洪继续喊，声音沉稳，像哄孩子：“别慌——别慌——跟着我——”

新位置在一处向阳坡上。唐洪放下箱子，打开巢门，又喊：“到家啦——看看新家——”

蜜蜂陆续飞进新巢门。有的在门口徘徊，唐洪用手轻轻赶：“进吧，这儿好。”

全部挪完，太阳偏西。我们坐在石头上休息。

“我儿子小时候，我也教他喊山。他喊得好，声音亮，传得远。可他不想留在山里。读完高中，去了重庆城里，现在在快递公司干活。”唐洪忽然说。

“他回来吗？”

“过年回来几天。回来了也不喊山了。他说，城里不用喊，城里汽车的喇叭声，嘈杂的人流声，喊了也没人听。”唐洪说。

傍晚，我们下山。背篓里装着刚取的

蜜，沉甸甸的。

走到半山腰，他停住脚，转身对着右边的山头喊：“回——嘞——”

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。山回：“嘞——嘞——”

他又喊：“明——儿——见——”

山回：“见——见——”

喊完，他继续走。我跟在后面，学着他的样子喊：“回——嘞——”

山也回我，只是声音弱些。

“你得常来。”唐洪说，“常喊，山就记住你的声音了。哪天你不来，山还会想：‘那小子今儿怎么没来喊我？’”

我笑了：“山真会这么想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唐洪认真地说，“山什么都知道。知道你哪天高兴，哪天不高兴，知道谁对它好，谁对它不好。你待它好，它就待你好。”



回到镇上天已经黑透。街灯亮着，店铺的招牌闪着红红绿绿的光。摩托车声、电视声混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

唐洪在路口停下：“我就送到这儿了。”

我卸下背篓，把蜜取出来。唐洪又塞给我一小罐：“这是留给自己吃的，比卖的要稠一些。”

我接过来，罐子上还留有余温。“老唐，我有空会再来。”我说。

他点点头：“来，来了就喊山。”

我看着他推着摩托走远，背影融进镇子的灯火里。

回到住处，我把蜜罐放在桌上。拧开盖子，熟悉的香气漫出来——花的香，阳光的暖，还有山风、雨雾、草木的气息，都在里面。

我舀了一勺，含在嘴里。那甜慢慢化开，从舌尖到喉咙，到胃里，最后暖遍全身。忽然想起唐洪的话：“山什么都记得。”

我走到窗边，推开窗。镇子的喧闹涌进来。远处，金佛山的轮廓在夜色里隐约可见，沉默着，像一头卧着的巨兽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用上腰劲，对着那片轮廓喊：“喂——”

声音很小，立刻被镇子的喧闹吞没了。

但我确信，山，一定听见了。



藏着乡愁的玉龙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曾广洪

好逮”的场景。

夏至之后，森林浓郁而深邃。高耸挺拔，直冲云霄的楠竹林遮天蔽日，雄鸡扯开喉咙叫着“你捉怪你捉怪”挑逗雌鸟的芳心。躲在竹笋里的笋蛹肉嘟嘟的，剥回家油炸成金黄色，那味儿酥脆奇香。黑竹林沟的原始次森林，金丝楠木林一望无边，价值连城。高温湿热天气里，精灵般的菌子躲藏在草丛里，煮汤味道妙不可言。

掩映在浓荫下的玉峰寺，传来的暮鼓晨钟，悠远而空寂。在明清两代，玉龙山被称为“圣山”，在巴蜀道教界有“上朝青城山，下朝玉龙山”之说。

登上顶峰，几十里外的县城北塔依稀可见。龙水湖波光粼粼，白鹭翱翔，胜似人间仙境。永川方向阡陌纵横，远山如黛。山岭间，蜿蜒的公路通往永川、大足，承载着山里人的梦想逶迤而去。

山下的玉龙老街，曾是烟火繁盛之地。玉龙人以打铁、挖煤谋生，质朴而彪悍。在抗战期间，铁匠们赶制20万把十字镐，支援滇缅公路修建；乡绅与群众捐款为出川将士购置枪支弹药和药品，热血青年杀敌报国，视死如归。

那年深秋，草木渐黄，落叶飘零。我远赴他乡打拼，离开了家人与玉龙山。带着离别的伤感，我默默地告诫自己：“玉

山，你等着，我会回来的！”

后来，老家来信说，因过度开采与砍伐，泉水被蜂巢似的小煤窑挖断而干涸，溪水里的鱼虾螃蟹不见踪影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毁掉了半截街，居民迁徙他乡。

庆幸的是，政府打出了治理危岩、关闭小煤窑、退耕还林的组合拳。经过多年休养生息，玉龙山发展绿色旅游，成功申报为国家级森林公园，给当地居民带来福音。山下的玉龙老街凤凰涅槃，列入了“中国传统村落”。

我站在玉龙山山下，顿感青山不老，童年未远，心房充盈着如水流般暗涌的悸动，那是我被时光淘洗过的醇厚悠远的思念。

在时光的长河里，藏着乡愁的玉龙山，是我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画卷。

儿时，我居住于玉龙山下的鱼口坳，穿斗瓦房的老街呈南北走向，依山而建。早晨我推开小窗便望见东岭上初露的晨曦。春天里，玉龙山被春风一夜染绿，生机盎然。红白相间的映山红、优雅的百合花、香气袭人的栀子花，还有那酷似雪白鸽子的珙桐花在悬崖上振翅欲飞，我曾幻想着变成鸽子飞出苍茫群山。

在“布谷布谷”的呼唤中，漫山遍野的红树莓似红玛瑙，晶莹剔透，酸酸甜甜的味儿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楠竹笋、斑竹笋噌噌往上长，一根比一根水嫩。林荫下簇簇浅紫色的侧耳根、绿油油的车前草发疯似地生长。山腰处，传来采茶姑娘婉转的山歌，吸引着砍柴后生驻足发呆，活脱脱一幅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